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

上

二

2801
48-2



門口
號 2801
48-2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去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



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閒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

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

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聞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聞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陟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

份按未見得前面見字。原文作接字。更佳。

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閒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意常在心曾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好好色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_{上聲}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接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

份按那時未解說未字下有字當添入

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曾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某解書

份按語類云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註脚之註脚亦不必深理會蓋其意謂人宜細看章句不必深理會或問今改本似

非本指然却無礙不比他條改得無道理也

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

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

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汎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份按首二句。即將本書大指
提清。是第一節。
份按自天降生民以下。至所
能及也。乃敘古之大學。所以
教人之法。尚未就書說。為第
二節。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

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

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

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

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

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

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

者也。○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之鑑。○新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

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

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附學庸集說。略蒙兩。

大學大全

章句序

一

端喜齋

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下指學校。○蒙引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己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悖也。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峰胡氏乃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豈可用以解智字。至於番易沈氏。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入事是非之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濶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言者。不應解得太重也。○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樽節之理。智者。

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一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土金水之神也。神字極是精妙。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新

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

份按道是成形了底道當作質朱子云氣是初變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程氏本之而稍易其字面耳陰陽五行以下全用朱子語

份按朱子論所以立教之故必原本於天命之性而以復其性為綱領此朱子之學所以傳得其宗也

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了底只陰陽五行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附蒙引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考通寓於氣也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盡之也舊作子忍反凡終盡之盡則上聲慈忍反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開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

份按能盡其性當兼生知安行說東陽之說為是

份按此原上古學校所由起然其時法猶未備

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略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附蒙引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

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

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雲峰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蒙引：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

份。按此言三代小學教人之法，是實。

四書釋地又續曰：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官有學。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

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道。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夫垂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曰職曰官，互文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曰：古者小學，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去聲。朱子曰：古者小學，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易齊氏曰：洒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投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

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衛王官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真甚深經術魏華父學朱子之學者也其廬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官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辟辟詔之負置之於背劔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辟辟
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
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
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
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
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
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
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
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
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
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
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
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
官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
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
子獨以白虎通為斷通考吳氏程曰浸漸也洒論語惟

份按七肆獻下當有禘字

色買所綺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之內則音義與掃
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為順今並讀作去聲後不復出數
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口之類
皆所主反今並作去聲後做此○東陽許氏曰按註疏
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鄣皆有學但閭里
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
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
五狸沈六鬮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
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
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間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
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服
膳六嘉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
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
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大磬
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于有二州
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兩師四大夏禹
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
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濩也湯寬仁而能

份按近在馬。在字衍文。

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
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五射一白
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
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
竝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
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
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
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
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
節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
合節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
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
門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
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
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
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
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

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
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
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
為恕之類會谷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么從又即三體
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
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
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冷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
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
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
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是外聲
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
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
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糶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
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哀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
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土倍中土中土倍下土之類
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累方圓
積累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

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

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絃。○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附纂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

份按鄭註哀死亡謂親者服焉疎者含祔今朱氏之說缺親者服焉一邊

份按恤禮節疏云哀之者遣使諮問安否而已甚是朱氏謂出兵以救之則當在軍禮中矣

有以享故曰祠以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以蒸冬享先王冬庶物盛多故曰蒸此六者所以享人鬼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凶禮凡五條哀謂救患分災也以喪禮哀死亡死以氣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賻贈之類以荒禮哀凶札凶謂歲歉札謂民病荒禮則有散利之類以弔禮哀禍災禍與福乖災與祥違弔禮則有慰問之類以禴禮哀圍敗圍謂國受圍敗謂兵敗績禴則會其財貨以補之以恤禮哀寇亂兵作於外為寇寇作於內為亂恤禮則出其兵師以救之也以賓禮親邦國賓禮凡八條親謂使之相親附也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於王事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會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眾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覲曰視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天禮眾聘焉以軍禮同邦國軍禮凡五

份按大均節註云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云大均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眾以均之故在軍禮較朱氏此條似優

條同謂使諸侯和同不僭差也大師之禮用眾也以征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大均之禮恤眾也以土地人民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眾也以教戰為主所以簡其能也大役之禮任眾也以築作為主所以任其力也大封之禮合眾也以建國為主所以合其民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凡六條獨此言萬民者通上下言之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親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蓋為世子時共學者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賓客謂朝聘者以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脈膳胙肉也分賜兄弟之國同福祿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賀慶之也○蒙引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轉註舊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此說蓋以考為父故得謂與老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遠矣董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註當是以此一字既為此義用又轉

註為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註也。今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為中的。之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而為指趣之指。謂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乎前也。轉而為反報之反。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為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好。以其人為好也。轉而為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為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為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為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為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為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繩繩相繼也。轉而為疎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為數密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或又別更其音。於義皆為轉註也。○假借如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為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為精妙之妙。舊註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未見端的。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

份按此言三代大學教以之法。是主。

卿大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

曰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此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新安陳氏

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

份按夫以學校之設云云。承三代之隆其法。浸備說。

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後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附纂元子承位元士。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

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

份按無不學者言無人不從事於小學大學也。本包小學在內而其意則重在大學也。其學焉者以下則實指其所學而言也。吳氏程強為分析謬矣。

大學大全 章句序
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而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言外便有佛老。附蒙引廣字詳字應前備字。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去聲。下同。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纂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

份按此言古者教立之效。

份按及周之衰以下至壞亂極矣。言大學之書經傳所由作及孟子沒而其傳中絕乃專就書說為第二節。學校之政不脩句對上其法復備及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術次第節目之詳如此說。份按陳新安云皇帝王當天地氣運盛時。皇者三皇也。帝者五帝也。王者三王也。總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及三代之隆說。今王字訛為生字。當改正。

天命職分 謂五倫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去聲。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及能及為第一節首原立教之始。

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

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

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詒後世對說附纂黃氏洵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

大學大全 章句序 七

份按此言小學之書是實。

份按此言大學之書是主。此下是專論大學之書。將撇開小學却反鈎住小學一筆用筆巧妙。

大學大全 章句序

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附蒙引學校之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

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

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未也。附纂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未流者水之未餘者食之未裔者衣之未若只以冰與衣此謂支分之流餘未之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外問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

份按無用無實及充塞仁義與起處復其性相對針。

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平天下。附蒙引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為同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

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曾子

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纂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及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朱

大學大全 章句序

七

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附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者愚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

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

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峰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

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

份按所謂充塞仁義者其為人性之禍也份按韶州濂溪祠堂記論秦漢以來士不知所以為學或

言天而遺人或語人而不及天或專下學而不知上達或必上達而不務下學或優於治已而不及及人并隨世以就功名者共六事然後以天理不明云云總承之今止存隨世就功名一事則下文接天理不明云云便覺上狹下廣不相副矣

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張氏師曾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織緯百家眾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澂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

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附纂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附蒙引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此句該權謀術數及百家眾技不專帶百家眾技一族也何也之說之流二字相對而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字與上無用無實字相對也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

晦盲音庚反 否音鄙反 塞東陽許氏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 晦盲言不明

否塞言反 反覆沈俗作沈音固 痼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纂黃氏

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 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 之衰而壞亂極

起扶倒之說 矣雲峰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

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

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

記曰壞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

熄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

份按以下至末言程子上接孔孟之傳表章大學之書及朱子自已所以作章句之故

份按張氏謂周子繼孔孟之統程子接孟子之傳強為分析謬甚

程氏兩夫子出兩夫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

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生

出字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

篇未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

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間而

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

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

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實始尊信此非超然脫洒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新安陳

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纂

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聖經賢傳去聲

指粲然後扶又反明於世附纂粲然後明於世如日月晦而復明雖以熹之

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

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

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之如字亦竊附

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章通考張氏師曾曰中間與補傳間嘗或問間獨不類

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

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脩己治人四字

包盡大學體用綱目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

言補程子而全孔會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

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脩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

精義尤在第一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

大學

份按此序。當以自周之衰至
壞亂極矣。為第三節。玩其文
勢自見。

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
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
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
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
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
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
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
云。附蒙引此序。愚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
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
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
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
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
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
之所由述也。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
之於此。○存疑大學之道三句。即中庸首章意。所謂明
德。即中庸之性道也。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即中庸戒
懼。謹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此三者。為大學
之綱領。中庸首章。為一篇之體要。觀於此。可見學庸只

是一理。○或問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地
位萬物育亦相關否。曰試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時節有三光失行。寒暑不時。風雨不調。山崩川竭。人物
天折等事否。故新民到止至善。決然是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章句序

大學大全 章句序

大學章句卷一
致知在格物
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猶曰正其身也
此格物之說也
致知者
致其良知也
良知者
心之靈也
靈明不昧者也
此致知之說也
致知在格物
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猶曰正其身也
此格物之說也
致知者
致其良知也
良知者
心之靈也
靈明不昧者也
此致知之說也

大學章句大全

上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長洲汪份武曹手輯

長洲馮曷孟容

吳縣張九葉傳之全訂

秀水陳鑑其言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大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

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

呂晚村曰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已精益求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賅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變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為辭然理卒不可毀也

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

經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附蒙引大人之學謂

份按說統曰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說愚謂或問首云大人之學對小之學言之何謂不對小學說乎困勉錄謂異端曲學乃是總對大小學說此說得之

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之大字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入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眼分法例處○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

份按纂疏此條乃陳北溪語
大全繫之朱子誤也朱子謂
禪家但以虛靈不昧為性而
無其眾理以下之事可見此
條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
意已足二句尚有語病
困勉錄曰黃氏云虛靈不昧
明也其眾理應萬事德也恐
未安德是虛字虛靈不昧具

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其眾理應萬事德也。其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曰：明德

眾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為妙。然存疑亦主黃氏說。不可曉淺說云。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此說最明。又虛靈不昧。與其眾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氣言。其眾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其眾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份按困勉錄謂虛靈不昧。與其眾理應萬事。不可截然分開。最精。其曰虛靈不昧。離不得其眾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乃是重在具眾理六字。朱子謂禪家但以虛靈不昧為性。而無其

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其眾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附朱子語錄。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開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更細

眾理以下之事可見聖學之與異端不同正在其眾理六字重在此六字上良是又按薛文清公云心明則理明此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白應皆虛靈之所為却重在虛靈不昧四字上玩章句虛靈不昧下具眾理應萬事上著一以字則所謂曰具曰應皆虛靈不昧所為亦得章句之旨蓋惟其虛靈不昧所以能具能應亦惟有此能具能應者方叫得虛靈不昧方與異學迥別或重在士四字或重在六字二說亦自相須總不可截然分開說也○勉齋分配明字德字之說諸儒皆從之其說本有理然困勉錄所云似更長○困勉錄云北溪陳氏及吳氏程俱以虛靈

不昧兼理氣言不是此句只是氣具眾理應萬事則說理若存疑謂明德兼理氣便不差愚謂北溪所云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未可厚非也朱子謂先有知覺之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又謂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則以虛靈不昧專主氣言似不若兼理氣言之為得朱子之意

思量○問大學註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具眾理以下之事○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

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黃勉齋文集與李敬子司直書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說明德參考如克明峻德以至於光被四表懋昭大德自昭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箇明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讀書只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亦不是小小病痛○所疑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不將虛靈不昧言德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大學首章舊說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為明德今解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為言故鄙意欲合內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

無所考正姑守今說為得其本異日相見更商量也
○復書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
錄示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
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却見得分曉
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為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
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
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為兩物而又欲安排
并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
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
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
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
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
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并合也○大學
疏義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謂合性與知覺
而言之也○惟人得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淳全義理
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未
嘗昧焉是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具眾理者體

也應萬事者用也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
事藹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四書正學淵源東陽
許氏曰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
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故能具眾理虛靈不
昧是體具眾理是用惟其具眾理故能應萬事具眾
理是體應萬事是用○薛文清公讀書錄論語言仁
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心明則理亦明故朱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
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
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
性情者也○蒙引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
但中庸性字兼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
同矣○存疑心惟虛靈不昧所以能承受許多道理
又能發出來應事其他臟腑則不能矣其靈又本於
虛但不可把虛靈分體用動靜又不可謂虛具眾理
靈應萬事蓋虛靈雖有兩樣却不可作兩時看其靜
時未嘗不靈其動時未嘗不虛曰心官至靈何止言
動是靜亦有靈也曰以虛受人是動亦本於虛也何

翼註曰。明字包格致誠正。脩則不可專以知見言。講明德新民勿太深。恐礙止至善。然明德新民實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困勉錄曰。格致誠正脩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專主知見言者不同。○份按困勉錄云。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愚謂因其所

止是靜。又具則能應。是一串事。乃以分屬虛靈。未免分裂破碎。○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但為去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

發固是就發動處說起。然謂格致誠正皆不及未發。其是中庸致和恐未必然。蓋聖賢論為學。未有缺却靜時涵養工夫者。如所謂正心固兼動靜言之矣。

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峰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之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綿。雖萬有不同。而其

呂晚村曰。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俗按吳氏季子指心為明德。此大謬也。朱子以虛靈不昧為心。而謂性只是理。勉齋謂德即理也。則德而謂之明。乃是合心與性而言之。朱子謂心性相離不得。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又謂便是心中許

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躐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附語錄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德。物事初無暗昧。入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

多道理。光明鑒照。又謂這箇道理。在心光明照徹。皆是合心與性之謂。勉齋謂心之明便是性之明。雖不欲謂心性為一物。然亦是合心性言。明德未嘗專以明德為心也。朱子謂良心是明德。玉溪盧氏謂明德只是本心。夫良心本心皆出孟子。一指仁義之心。一指羞惡之心。皆是固有之善心。則言心而已。包理在內。以此解明德。乃是孟子仁人心也之義。便自無妨。若竟指心為明德。則一蹴而入於釋氏本心之學矣。○愚始讀大全則嫌吳季子語之泛濫。史伯璿語之紛糾。及考內府大全板。乃知出自本本所增。蓋凡通考通旨附纂諸條。比皆是今本增入。照近時坊本。書名

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有人問。自覺習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讓。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為學只在明明

四旁加長圈以別之。

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
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端。○或以明明德。譬
之磨鏡。曰。鏡由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
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
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
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
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不知道。不昏。
便不昏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之事。
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
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
明其明德。又要工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
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
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惟
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
即是盡明明德之工夫也。○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
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

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
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
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問明之之功。
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
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只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
底。便只就而今理會。○蒙引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
兩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為物欲所蔽。凡物
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
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
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
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興。章註
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
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
言。利欲昏之。而不及氣稟。蓋以其為利欲之昏。則其
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
單言氣稟。稟自可以該夫物欲。又或單言物欲。亦自可

大學大全 卷之九
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句實朱氏所學之家法，亦從古聖賢為學之通法也。至朱子屢發之，以開示來學，故此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致曲，章曰：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孟子曰：人皆有之，心之章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云云。而傳之九章亦曰：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學者惟不欲為聖賢之學，則已。但欲為聖賢之學，即便這是這箇樣子。外此再無別法。以此見孟子擴充之說，大有功於來學。而孟子蓋又得之于思致曲之說歟。抑其所由來者遠矣。○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之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味遂明之三字，便見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存疑程張以前無人說氣稟。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是說入

欲之蔽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所以有功於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曲。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來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上其舊染之污。音烏又。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去聲也。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

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忽然不加

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委之也。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污。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語錄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日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蜚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污也。○蒙引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

份按傳習錄謂親民不當改作新民存疑駁之是也蓋新民雖兼教養然却以教為主傳習錄謂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民無發明愚謂治國章謂教國必本於教家其所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與有而後求無而後非皆主教言豈得謂於新民無所發明乎夫明明德者自新之謂也新民者使天下皆明其明德之謂也明字新字正是一類字面觀新民條目以欲明明德於天下領起可見必當作新字也若作

為施教之地也。○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新民不專是教兼有養事無養教亦不可成或問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傳習錄謂親當作親固不費更改然愚觀上曰明明德就教言也下曰新民亦是就教上說與明德為類若曰親民却是就養上說與明明德不類若曰明己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己德親民德則不可然則前輩改親作新不為無見也傳習錄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此大誤大學所言是教人事不是養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教養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淺說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舞作止者必至於是而不與防其背也為之懲戒禁止

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直

親字便與明字非一類如何
可以欲明明德領起。存疑
前一條謂新民不專是教兼
有養事。後一條專以教言。蓋
新民實兼教養。故有前一條
之說。然却重在教上。故有後
一條之說也。
份按淺說謂止之云者。以之
為標的。本至則必求至於是也。
之為歸宿。已至則安於是而
不遷也。因勉錄謂看來究竟
處有此二意。準則處亦有此
二意。愚謂必至於是不遷。
二意合說方備。淺說析言之
謬矣。因勉錄之說是也。但困
勉錄又云。或問以至善為明
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
不是以究竟言。淺說乃曰。以
之為標的。以之為歸宿。曰歸
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亦

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
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
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
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
我。雲峰胡氏曰。必至於至善。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
終之也。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
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
然。不足以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至善。經
言至善。須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
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
蓄該貫於其中。附存疑章句。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
方是解字義。未便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
是。故蒙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在這兩箇
圈子裏。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第三句
當云。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不可說明德新民在
止於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
至善

與朱註乖違。愚謂若不到極
至處。如何可為標的。此亦未
可析而為二也。
份按纂疏此條乃蔡氏語。非
趙氏也。其曰須若近指事物
當然之理。須字乃雖字之訛。
惟其至善之理。惟字乃推字
之訛。大全中如此差錯。觸目
皆是。殊不成文理。不知學者
何以肯草草讀過。
困勉錄曰。章句解明德至善。
俱未明言理之一本處。新安
吳氏通考趙氏及玉溪盧氏
之說皆非。又曰。章句解至善。
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
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
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
好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之
說太深。份按止至善之義。
有就逐事言者。有就全體言

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
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
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到股之事。須是
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
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
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
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
如何得他到極好處。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
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
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
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
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
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
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

者似皆於萬殊處見之。就逐一事言。朱子答周舜弼書所謂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是也。就全體言。則章句所謂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是也。夫論聖學之成功。固必全體造乎其極。然當其用功之時。則就一事上做到極至處。亦未始非一事之止。至善。朱子答李子敬書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然則所謂知之淺得之小者。固逐事之止。至善。而知之深得之大。則就其全體言也。然此要皆在萬殊處見之。蓋逐事之止。至善。固是萬殊處若全體之止。至善。一本意。固在其中。而此處却只重在事事做到極至。不重在以貫之。上困勉錄不取吳氏盧氏蔡氏一本之

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峰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而後可以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要之曰。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止而後止。未至於止。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

說。良有見也。○事理之當然。皆天之所為。故事理當然之極。即天理之極也。章句只因欲下無人欲之私句。故易事理當然之極。為天理之極。其實非有二也。不得謂事理是萬殊。天理是一本也。夫一事上各有天理。則天理獨不可就萬殊言乎。隨事精察力行。而至於貫通為一。則事理獨不可言一本乎。○困勉錄始以王溪吳蔡之說為足發明章句所未明。至己未乃定以其說為非。今陸氏大全本於三家之說皆加圈而取之。乃是己未以前未定之見也。○困勉錄曰。雙峰云。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不是見於事者。即是得於心者。觀章句云。具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信。明德而至於止。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止。是則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儒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簣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附語錄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又曰。這箇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

衆理可見。○份按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雙峰似析而爲二過矣。
份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乃是放勳之極。卽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之謂。帝光天下。至于海隅蒼生。亦是言德之被於民者。此皆新民事。未可混入明明德中也。

矩準繩之外。○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曰。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處。○朱子文集答周舜弼書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答王子合書。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蒙引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致舉其目之大者而言。則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國人交之信。各有箇所當止之。

份按傳習錄謂至善只求諸心。若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愚謂求者執謂謂此心也。陽明徒知事事物物之在外。而不知於此求至善者之卽是心。是固告子之見也。孟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者之義乎。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夫事事物物之在外。是猶所長之人也。是猶所敬之人也。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者之卽是心。則長者之

地是也。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至善事理當然之極也。新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此既就明德新民說。傳復以仁敬孝慈信說。非有二乎。曰。以明德新民。語事理統言之也。以仁敬孝慈信。語事理析言之也。其實一也。蓋所以爲德者。不外乎仁敬孝慈信。○新民止至善。舊依蒙引。就在上人說。今看或問云。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在民。而當新者。得之於天。見於日用之間。固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及語錄謂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依此還就民說。爲是蓋此是聖賢立箇標準。與人合下規矩。便要如此。不是慮入不可幾及。而姑俯就之也。故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傳習錄非朱

為義也。行吾敬之在內也。陽明奈何拾孟子既闢之說而號於天下。以與朱子為難哉。○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夫處物為義云者。長之者之為義也。行吾敬之為內也。於事物上求至善者之即是心也。此其析理可謂精矣。告子陽明之壁壘皆為之摧矣。大學或問則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夫程子謂在物為理。似猶謂物理在外。特所以處之者在內耳。今朱子謂心管乎理。理不外心。并在物為理。亦謂之內。是其析理之密。較之程子固更進一層。存疑云。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

註謂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其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於事事物物上講求。蓋恐落於義外也。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豈可不講求。而此理只求之於心。亦不謂義外也。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也。不知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其謂心即理。又心即性。及朱子說人為學。分心與理。未免為二。亦不是。夫心與理。性自有分。謂心為虛靈。知覺則可。謂理為虛靈。知覺斷不可。此可以見心理之別矣。性是心所具之理。故曰心統性情。豈可謂心即性。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性。曰。心不違仁。是心與性固有分也。又陽明謂於事事物物上求

以說萬物皆備於我。最得朱子之意。○或疑章句上云。事事物物當然之理。下云。天理之極。何故有異。夫聖賢用工。必以克己復禮為務。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已無不克。禮無不復。之謂也。乃其上文解至善。不即曰天理之極。而必云事物當然之理者。恐其空言天理。則有專務求心。或以非理為理之病。故必實就事理上求之。陽明開口即言天理。然謂心即性。性即理。只向心體上尋求。故於章句盡天理之極二句。猶有取焉。而於事理當然句。則以為不當於事物上求。至善而非之。然則朱子學術之所以無弊者。正以其先著事理當然句在前。不是專務反求。

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皆備於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之說也。物備於我。則格物於我。物則秉彝。則格物於秉。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彝安得為義外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網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知以行為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

空言天理也。

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大學之綱領又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爲準可也不以至善爲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爲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

份按在性之道無工夫明明德有工夫恐未可比而同之。

○明德卽天命之性明明德卽率性之道新民卽脩道之教至善卽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燥雪揩磨虛靈是心具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卽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卽誠正脩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旣至不當遷附蒙引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

份按翼註云知字深是融悟之知非聞見之知愚謂知止是物格知至所謂一旦豁然貫通時也謂之融悟之知固可但其用功之始必從聞見入即物窮理無非就聞見上求知如必欲抹倒聞見之知則已墮良知家雲霧中矣說統曰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安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安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是也○翼註曰心不安動雖應事接物亦靜也又曰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不單承慮諸講於得字多忽略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於已非偶合非襲取心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

之止字說下來附蒙引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如中庸言道而加之云君子之道以其為君子之所當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名之精有如此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

上聲下同

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其所止朱子曰知止是識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

善善即心與之為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份按語類云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愚謂這箇本是一意向不可刪蓋靜定安大略相類於相類中細為分別正須如此挑剔清楚

困勉錄曰朱子既云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又云多至安處住了者蓋由於知止之有淺深也然所謂多至安處住者此意亦只帶說不重○份按朱子謂安而慮慮而

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

得。最是難進處。此乃答張敬夫書云爾。或疑此說獨與平時諸說不類。蓋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不甚相遠。語類云。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又云。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又云。先是自家心安。有此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以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又云。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又謂若要得其所止。只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要緊。又謂真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或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然則安而慮。慮

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為言。曰。知日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日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峰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雲峰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明文公未盡之旨。

而得。惡在其獨最難進乎。愚謂呂晚村嘗論及此矣。晚村云。才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則難進之說。與相因之說。其亦可不相悖矣。份按定與靜安相因而見。何故用然必二字。靜字安字之別。一以心言。一以身言。何故總指為心。且靜者。雖應事接物時。心亦不妄動。安者。隨其境遇之來。無所不安。亦不得指為未發時事也。份按八條目工夫。知止節前皆有之。而要其所以能知止者。則由於格物致知。黃氏洵饒謂工夫從誠意正心來。踈

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睿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止至善。以為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躡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事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

矣。困勉錄曰。知止。依蒙引存疑。或問。卽作格物致知。看自妙。蓋上文說止於至善。卽包知止。能得在其內。此節不過就其中分別言之。以明其先後之序耳。非有二也。至古之欲明節。則又就其中細分之。以著其目耳。亦非有二也。吳因之以知止與格致不能無異。余初雖亦主此。然細味之。覺其不直捷也。又曰。知止。前工夫。卽是致知格物。又曰。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份按語類說。知止節云。此只是大槩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或問云。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

大學大全 卷之二
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之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而後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後能靜。身心爲主。心以身爲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隨事物而引之。卽身之所行。必不能處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

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語類推其說云。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蓋知止。節。乃是以效驗言。與物格。節。相發明。其工夫處。全在首節。及古之欲明明德。節。首節。是言工夫之綱領。古之欲明明德。節。則綱領中條目也。困勉錄謂。知止。前工夫。卽是致知格物。得之矣。而未盡其義也。其謂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却甚的當。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備。及工夫。既到。求知所止。而收得。知止之效。求得所止。而收得。止之效。則推原知止所首。固

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後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胷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間耳。旣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泮渙。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仕止久速之不作。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後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有欲爲善而不得以爲善者矣。

由於格物致知而非謂知止節以前止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而謂此節專重知底工夫過矣○若謂能得跟知止來亦猶修身正心誠意之跟格物致知而謂此節以知為重則可必曰此節以前但有格致之功知得自然行得故此節只以知為重則不可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此正八條目工夫一齊理會之說也及論其成功之時而謂知止由於格物致知即下面一條目工夫自收一條目效驗各有所從來而不相紊亂也○知止與能慮雖有分別然終是一類蓋慮即是思朱子謂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又謂慮是思

之周密者是也中庸以慎思與學問俱為擇善之事則慮之屬知一邊無疑也夫八條目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此節只是就效驗說故相去不遠由知止至能慮只是略分層次其實定靜安慮總是物格知至中事存疑謂靜字是知邊靜其說最當或以定靜安慮分屬誠正脩齊治平工夫亦疑誠正脩內豈獨無定靜安慮皆是謬解因勉錄謂誠正脩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猶是騎牆之見也
呂晚村曰異說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

為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為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於寵利則為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為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稱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為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為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為入門可也附語錄問知止而后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

大概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知至知心之知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欲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了定其他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知止而后有定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后有定若只道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裏重那邊輕後面便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

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
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
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
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
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徐
邦直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
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
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
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
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
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
此何慮。墮空虛。近於禪。觀此
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
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
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
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
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
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
看他不論差與不差五字。其
不識至善。而的係狂禪供狀。

大學大全 卷之二
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閒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
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最妙。若不是他自曾
如此。如何說出這字。○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
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
可謂之知止。○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
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
已高。○定靜安三字頗相似。○定靜安三字大略相
類。○今人心才不得靜時。雖有意在安頓那事物。自
是不安。○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
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問。安而後慮。
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既知此理。更
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
之道。○問。既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
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
如此。便有意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
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
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

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
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之差
之極處耳。故予謂此節止字
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
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又曰。
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
良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
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
知本。此只是借幾箇儒家言
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耳。
份按語類云。一事上知得盡。
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
緣便更盡底都曉得了。方知
止有定。蓋此就逐事之知止
言也。下條謂須是事事物物
都理會得盡。而后有定。蓋此
就全體之知止言也。故二說
正相成也。非相反也。朱子謂
知有淺深者。此也。其曰定亦
有淺深。又謂得有大小。亦當

大學大全 卷之二
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
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
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問。何故知止
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子。可
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
量在。○慮是研幾。○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慮是
思之周密處。○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
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裏
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
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
來。若知其所以止。自然如此。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
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便
見事決定。是如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關些。
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決
定著。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
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
決定著。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

大學大全 卷之二 章句上

以此觀之。

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是方知得便是在手○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略有漸次也○朱子文集李敬子問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彌以謂知止者非萬理并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

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四書通方氏曰慮只是能處置事異端亦說得能靜定安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蒙引或謂靜與安皆以心言非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曰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此可證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存疑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溼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即此是知止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后能靜意○靜者內念不與外物不搖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知止后又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

困勉錄曰。實註云。時講云。明德新民。已兩物也。而有本末焉。此大謬。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以萬物為一體。故人已總若一物。按實註此說。與或問不同。要之可兼用。蓋淺言之則兩物。深言之則一物也。

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會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愴惶失錯。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耨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

困勉錄曰。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后。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後。七箇後字。應知所先後。甚。○份按既知此之當先。自知彼之當後。斷未有知所先。而不知所後者。知所先後。其義具在古之欲明明德節。物格云云。所以足上節意。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也。玉溪以知所先後分配兩節。支離之甚。份按困勉錄云。近道二字。只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為是。是學之方法。近道猶云得法也。愚按或問

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同。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末。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為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蹴。至於入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

至於道也不遠句。若以道字作學之方法說。而曰至於學之方法不遠可乎。自當以蒙引之說為當。
份按吳氏以心身家國天下為物。正脩齊治平為事。亦無不可。但說終始二字。却只就正而后脩說起。夫意誠以下。皆得所止之序。皆包在脩字之內。今從正而后脩說起。則於終字尚欠誠而后正一層。而於始字全未說及矣。至其下文方於其特此也。下補出格物致知誠意來。八條目本是一串說。乃如此分作兩截。甚無意思。其說本未止就心字說起。亦未矣。以非特此也。轉出有而后求云云。為更進一層。夫有而后求。無而后非。不即包在欲齊治平。先誠正

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已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為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脩。脩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曰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后其末。則自盡已。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后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也。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躐等之患。此學者之指

脩之內乎。何得以之為更進一層也。大抵吳氏不能了然於中。故語多雜濶。大全本本取之。無識之甚。
困勉錄曰。蒙引既云。知所先後。知字淺。又謂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工處。知所先後。若全未下工夫。只泛然僅知其序。安能近道。殊矛盾。前說是也。存疑去彼取此。謬甚。○分按先後二字。該八條目而言。工夫全在其中。蒙引謂知字淺。最是蓋只是知其序耳。其曰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工處。知所先後。又引或問進為有序。語而謂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工夫。只泛然僅知其序。愚玩先後自重句。蓋所謂工夫處。亦就先後二字。指六條

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附語錄。物亦有該事而言者。如仁人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疏義。物與事一也。自其為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蒙引。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也。故或問。既曰進為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便倒了。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著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為近道耳。○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此近道與忠恕違道不遠。一般。故不必指為近大學之道。蓋非為大學之道。道字不足。以該天下之道也。只是於詞氣之間。欠寬平。不類古人言語氣象耳。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亦不必說是近中庸之道。道是天下古今公共物事。○近道黃氏洵饒以為是聖人之道。此亦無傷。要之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故管仲之器小哉。註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可見聖賢之道。即大學之道也。大學之

目工夫言之其意謂知所先後。即實就當先當後處用工。如此方能近道。非指知字為有工夫在內也。其講知字。仍舊是知其序也。非矛盾也。○蒙引謂正以其用功處。知所先後者。猶蒙錄所謂知功夫先後次第也。

困勉錄曰。此節言序之不可亂。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呂晚村曰。欲先兩字。須從心與身關係處。意與心關係處。知與意關係處。講得分明。若泛粘明德。似只說得心必先正。意必先誠。知必先致。與兩邊欲先之意無著。則雖粘明德。亦未謂之沈摯。

道所該亦廣矣。○存疑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翼註曰。明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意。○困勉錄曰。章句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蒙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極妙。史氏伯璿極方回。護反不明白。○份按此節。從新民逆推到明德。自有次第。不可紊亂。首句欲明明德於天

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

下。本是新民之事。只當照章句。就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講史氏謂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中。夫使此句即就自明說起。則下文必先字樣恐說不去。蒙引謂史氏之失在不詳下文許多次第。且解章句使字尤謬。誠哉是言也。○或問云。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此乃就欲明明德於天下句。解其字面如此。若就通節發其大意。則當從章句為安。

大學大全 音各
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略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已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已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瞭然矣。
蒙引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已之明德。抑天下之明德。邪。曰。畢竟是已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

呂晚村曰。傳習錄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

大學大全 章句上
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只曰治日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包其餘也。○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或問是隨傳發明。不可因此謂齊家治國中無處之意。○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心者身之所主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雲峰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

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工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亦只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洽。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抵牾豈獨朱子乎。若以本體為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

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謙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贊。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謙對母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為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為禪相律教之分。即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語矣。何復云入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通考。吳氏程曰。祝本作必自謙。殊未是。蓋自謙乃母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母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鐫刻。按吳說不同。當從吳氏所考為是。附蒙引。章句舊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後依祝本。改云必自謙。而無自欺也。以愚所見。元本尤為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於善而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謙。且先之以一於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此其定本歟。○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以意對心。似專指靜。然考之後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子曰操則存。曰求其放心。可見只是指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周子單言主靜。則自兼得誠意。若以敬直內。義方外對言。則脩身。

對吳氏程謂自慊乃母自欺之後效難以居見正朱子所詞也其曰若不分善惡云云却辨得其當○楊維斗謂若言一於善則誠意竟無不是何必致知惟言必自慊慊是快足快足於己儘有不盡是者故改三字最活的係絕筆所更定無疑此說頗為晚村所取愚謂誠意者誠於為善去惡也誠於為善去惡非一於善而無自欺乎蓋一於善而無自欺是謂誠意必辨其何者為善乃為致知耳使不辨其何者為善而徒曰吾欲一於善也則將有不知其義而為之而誤認以為一於善者矣故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必以致知為先且格致是惟精誠正是惟一其曰一於

大學大全 章句 以下皆方外之義而誠意正心皆屬內之直矣○存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身有大病不說疥癬所以緊要在誠意○誠意工夫善惡皆從此判故為人鬼關得過此關向後喜怒哀樂之失正病痛却小了所以工夫緊要在誠意○語錄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日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徹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此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羸者也○志是心之所之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

善云者止惟一事未嘗侵過惟精地位安得即指為致知甲裏語中庸或問云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則以一於善為誠意又與中庸或問之旨合也

份按語類有一條云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此條與其他諸說不同勉齋謂章句本云欲其所知無不切也今改切作盡切與盡意思自別以致字文義觀之則恐當為盡一物之中固不可

大學大全 章句 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開發處志如伐意如復○蒙引意與情不同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動情出於性隨感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為著力矣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思謂之慮心之所欲謂之慾此類在學者隨所在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致推及也推之以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附語錄知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

使有不知之理萬物之中亦不可使有不窮之物愚謂惟其知到盡處所以能真知所以能知得親切盡字正可包切字之義固當以盡字為知至正訓也

份按語類一分不透最不可下云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愚謂此二句最精何故刪去

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是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眾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

份按語類云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

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致知格物只是心言也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入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

物格後方去致知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節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入知云云愚謂此條須全載方明暢

份按語類云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心是在當中擔著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在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愚謂玉溪此條即問者之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玉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

意朱子謂本經在脩身上截斷則其說非本經正旨矣其曰身亦是心主之者乃推進一層意却只是帶說也

份按語類明明德如明珠云云乃是總論綱領條目前一條所謂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好本在此數語之上共是一條今本不欲犯復故止載

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驗歟通考吳氏程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朱子曰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已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是其體統意是就其中發

此數語然明明德如明珠
云者止說得著明德便當移
載在第一節下不當載在此
間矣

大學才三章
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誠意是轉關處
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修身是
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自我而言
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此治國
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
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
盡處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
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
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
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韓
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精工夫誠意正心是
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洵饒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在字變文
○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
修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
人物格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
知只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

中庸之誠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
般極處無不到即當然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
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
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事
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一段蓋析言明德新
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知
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入由行而
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塗轍之
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
之為二故大學八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
為始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為極
功而次之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
德新民止至善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
知至則原於物格是格物者致知之蹊徑而誠意之
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
思有以盡入物孰不欲使天下之人同吾明德哉然
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能使之丕變况
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

--	--	--	--	--	--	--	--	--	--

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入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之俱化况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宜兄宜弟則可以教國人入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入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脩不可得而脩是以脩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偽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

呂晚村曰孟子良知良能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為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為仁之至以不慮為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為致三字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為宗旨被自指其所為知既非實于格致之知亦並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會聖之道哉

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閒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之光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懵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脩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躍鳶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夔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詣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求其所以為聰明求貌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直口何以當止凡物之備於我者且且而格之不研其精不已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

份按陽明所云良知原本之孟子其謂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此便是良知此與宋子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說原未即相悖也其曰良知在久隨你如何不能泯滅亦與朱子本體之明未嘗息之說相合也但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必從事於學問思辨之功而陽明則盡廢講求工夫而謂至善只求之心這一點良知便是自家準則不須外面更添一分此其所為相反者也然則陽明學術之差固在致知之盡廢講求若其以致知為致良知亦不為過却不知其病根正在於此夫致知之知本不學不慮而自具者則

物者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附語錄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照○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為自家元有是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脩持此心令常常光明耳○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

言知而良字意自具於中不必更添出良字也其所以添出良字者乃是欲盡廢講求截去聞見之知而專求之心也故即此便是他學術病根也至其謂良知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又以此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則其底蘊盡靈蓋彼所謂謂良知者雖本之孟子所云亦陽明所謂之良知而非孟子所謂之良知矣○致知之知是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也固即良知之謂也若知至之知則雖是復其固有之知却全從聞見上用功得來與良知絕不同矣

一斑半點只為私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格物如為人君止於仁為入臣止於敬之類事物各有一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入分猶有二分未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分分明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被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

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蓋所謂至極之處。即至善之所在也。所謂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乃求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程子謂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正是此意。如此看格物。方與誠意正心脩身緊相關合。而非博學洽聞探索考究者。所可同日而語。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問格物工夫未得到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很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肯休。方是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二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德。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

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曾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問格物還

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墨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入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要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領之。○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朱子文集答鄭子上書。格物致知。乃是就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為。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四書正學淵源。金氏曰。諸條工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有前後之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蓋致知之道。在格物之理。而格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但物之理既格。則吾之知亦至。故曰格物而后知。至爾。格物者致知之事。而知至者物格之功。

份按困勉錄云。賽合註謂格物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謬愚謂或問說物字。首舉心之為物。次及身之所具所接。又次而及於人。又次而及於物。言心則該乎意。蓋意心身。固物之至切近者也。齊治平。乃所以盡人性。盡物性。曰。人曰物。正言家國天下之為物也。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明德新民。則以此物字。為物有本末之物。何害。即曰格物。物字所包甚闊。程子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然格物要緊。工夫却不在此。且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至纖至悉。如周禮一書。微而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蠹理。蠹暱之類。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蓋此亦盡物性之事。固

○疏義所謂極處無不到者。極處。即至善也。○所謂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眾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使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為綱常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懷化禦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迹。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

未嘗不包舉其中也。讀書錄謂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愚亦謂誠正脩齊治平。托始於格致。則致知格物之即於意心身家國天下上用功。可知誰謂格物物字。非物有本末之物乎。○註物猶事也。夫物與事一也。自其為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仁山金氏之解物字。事字云爾。蓋格物物字。正兼此二義。固可該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困勉錄謂物猶事也。事字與事有終始之事。不同。彼事字乃明新之事。此字字乃泛言。彼蓋謂物猶事也。所包甚闊。不知格致工夫。固即於意心身家國天下上用功。而凡天下至纖至悉之

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物格也。○蒙引上文不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分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自誠意以下。一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知或格物足矣。又必兼言之者。蓋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那一且豁然貫通處。○或曰格物直用以致知。致知全在於格物。二者本一事。何必分兩目耶。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聖人蓋恐人於物不能盡格。又為致知之目的。要其成也。苟欲致知而不先於格物。則又無以為知地矣。故兼以為教。如正心誠意亦必兼舉者。意又是心之念頭。緊要處也。○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此之謂物格。由是而往

務亦未始不在意心身家
國天下中也。

則意可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可正而無一息之不
存身可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故謂致知為夢覺關
也○存疑事事物物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所以
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致知欲知得此也知得到
此則自心樂意契疊疊焉以從之雖欲不為亦自不
容已矣此欲誠其意者所以必先於致知知既至則
意可得而誠矣○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知至故
信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到信與悅
欲罷不能矣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人心之
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具於吾心
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不齊心知因之有蔽
故學莫先於致知然豈想像虛空可得而致哉
不過即物之理而求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
哉不過求之於心爾所以求之心者何物以求之不
過以心而思索之爾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
此心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
不格則知無不至○這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
國平天下許多事物皆在這一物字內或曰物在外

知在內曰致知在格物得無義外若陽明之所論乎
日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說萬物皆備於
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萬物之理言也
心具物理有不知者蔽於氣稟爾氣稟雖蔽而知依
舊在格物致知是窮極物理還復這知還復這知雖
云格物然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不是格之於
外者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故也所以致知在
格物不是求之於外陽明謂是義外蓋未了此也○
知行工夫要隨事理會如今日知得這一事就要行
這事知得那一事就要行那事不是說才知得一事
姑停却待眾理盡知然後誠意正心脩身也朱子云
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
可以不脩云云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嘗見陽明
之徒非朱子致知補傳云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
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
正為不知此語妄生譏誚

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
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大學大全 章句上

三

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誤那先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不同况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為先則必以彼為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說統曰此與上節一意相承而反復言之以而后字形出必先意先後乃一時字○翼註曰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應知所先後上節是述知所先後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困勉錄曰數后字要掉轉上節數先字

呂晚村曰脩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趨重下節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文而後亦然講先字不抹却一邊工夫乃見斟酌

份按或問致知誠意如何先後朱子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由此推之八條目雖有先後之等然要皆是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則知至必在物格之後意誠必在知至之後心正必在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平聲後做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得而正矣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

日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

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

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

然不日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

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

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附語錄說

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

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

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拈著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方得日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未成說身未脩且待我修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著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始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白樂天有詩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

意誠之後身脩必在心正之
後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莫
不皆然其次第固自有截然
者蓋用功則一齊理會而不
可舉此置彼收效則逐節相
因而未嘗躐等雜進也○八
條目工夫既是一齊理會然
必分出箇先後示人者何也
蓋論其所以然之故則天下
由於國國由於家家由於身
身由於心心由於意意由於
格而後知至節必如此而後
能如彼愈可見所以然之故
真一定而不可易矣。

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
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
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
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
其至而後行哉。修身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
之事也。此四句包。括上一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
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
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
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
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采
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
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
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
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
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

困勉錄曰。物格知至。涂印玄
云。要亦復其全體之明。非有
加也。然至雖在格後。而知實
在格先。不是有知將甚去格。

困勉錄曰。心指體言。是全體
之體。不是本體之體。

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
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
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
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
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
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
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
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
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
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
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物格知至。是
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
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
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
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
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
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
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

份按語類云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內外都盡。改爲身脩是外恐未妥。

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后知至。心正而后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后能爲彼也。蓋卽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后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后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既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

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

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脩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后身脩，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后意誠，此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行得說，物格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效驗之次序，欲入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未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遡其工夫之端緒，欲入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昭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辯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脩者也。身脩矣，自長及幼。

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齊者也。閨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溯而至於格物，則日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附語錄：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却恁地平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繫矩雖是自家所為，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自家之心，以自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平均齊，一而後可。○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

份按格一物亦可云物格。必知其全體。方可云知至。朱子解格致本如此說。其曰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亦是知至。恐只是餘意。蓋知止之知。可以全體言。亦可以逐節言。而知至則專指全體之知。至字是無不盡之謂。似不可以逐節言也。格物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似是一腔底事。然及至物格知至。却有兩層。物格是零碎說。知至就全體說。格一物亦可云物格。必知其全體。方可云知至。故有兩層。此朱子所以謂物格句而后二字。與下文而后只合一般也。

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日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至。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這意思。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閒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已而失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

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格物精熟。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會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日若說制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源頭上工夫。○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討得來。云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笑曰。某嘗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底不是。○問意既誠。安心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問意既誠。安心

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鹵莽雖見得似小。其病却大。自脩身以往。只是如被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易。人人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通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草鞵。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盛。那箇是荒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問意者。乃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

份按得止緊跟知止來所得者在此。所知者自即在此。意誠以下。既是得所止之序。則物格知至之所知。固當粘意心身家國天下說也。
份按讀書錄論格物。以辨別天理人欲為說。節首節止。至善章句所謂盡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此

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污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却能使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疏義物格知至。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也。○讀書錄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知至乃

方與誠意正心脩身緊相關合。

大學大全章句
知性。知天也。知至。處。即性之一源。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大學致知。格物。是誠意說。則格物。先於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已矣。○蒙引。或以明明德於天下。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且物格而后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之條。且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且則止至善之條。且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翼註曰。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於此意。○李毅侯曰。脩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德。此又本脩身。便是兩截。○困勉錄曰。脩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份按章句。此字指脩身而言。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自脩身而推也。葉氏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因此身之既脩。而推之最分明。黃氏謂自齊家而推。恐未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

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脩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附纂章句。舉此之此字。指脩身言。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

知性。知天也。知至。處。即性之一源。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大學致知。格物。是誠意說。則格物。先於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已矣。○蒙引。或以明明德於天下。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且物格而后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之條。且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且則止至善之條。且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困勉錄曰。或問則言天子至庶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士庶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三說方完。

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爲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柢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顰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水之派別疏爲河渠。散爲溝洫。不勝其衆。而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爲柯葉。暢爲華實。不勝其繁。而同此根也。故曰。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爲新民之事業。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脩身爲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脩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爲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爲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爲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獨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爲是。認曲爲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

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爲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爲不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未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爲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爲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爲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脩身爲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乎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

說統曰此節正明本之爲重
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
厚者薄豈跟不能脩身以齊
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
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
治底起頭處也說道其本既
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
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
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脩
身爲本○翼註曰亂卽不脩
意治卽齊治平意薄卽不齊
意厚卽治平意○困勉錄曰
所厚二句雖以厚薄言然見
得家又爲國與天下之本亦
是本字意又曰吳氏季子謂
國厚於天下又是補章句之

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說格致誠正亦
以脩身爲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脩身
之該格致誠正也○淺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爲本焉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接上文本字。末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

所薄自家視之則爲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
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爲
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
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
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旣以本末二字發
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
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所
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

意。

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
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
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
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人
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
較吾長不侔矣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酌則
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鄰牆之鬪則不
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之厚於國乎先京師而
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中國以綏四方不
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則略矣遠
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及治內
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非
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
家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
於家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於
天下者又可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故糜
爛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杖殺其臣而
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

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連以興大獄故敢於窮
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之
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宜其家人而後
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謹辟則為天下繆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之
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
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
地萬物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
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
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
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
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
厚也此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為厚而
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為厚而家
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
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
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
矩也一概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

有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

脩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
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
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
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
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
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
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
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
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
之意歟附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
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
此○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
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子之學而言
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
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翼註曰此章總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已為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節統論綱領後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格致誠正皆屬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平皆屬人者也。畢竟先脩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脩身為本。二本字正相同。前面雖把事有終始配說而事即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雖以所厚者薄陪說而家即觀化於身對身不過可見前後俱是重本之意。份按經文說新民條目而以明明德於天下領起蓋其意原重在明明德上。或問謂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語類云聖人教人在第一句明明

德上。又云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又云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明德做去。則此章之當以明明德為主無疑也。夫論綱領則以明明德為本。論條目則以脩身為本。脩身包格致誠正在內。脩身為本即是明明德為本。翼註謂二本字正同。前後俱是重本之意。與朱子所云甚合。乃因勉錄不甚取之。蓋欲明新並重謂此章只是有序而不遺。與志道志學章一例。不可以明德脩身貫於朱子之意。未能細體認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通考程氏復

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其傳去聲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則字

辭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

彼列反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

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

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熟讀詳味久當覺之今不盡釋也。新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韓古遺云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大學章句大全

大學章句大全

一曰博學之
 博學之謂博也
 博者大也
 凡欲求道者
 必先博學之
 博學之則
 足以見道之
 大也
 博學之則
 足以見道之
 大也

一曰審問之
 審問之謂審也
 審者慎也
 凡欲求道者
 必先審問之
 審問之則
 足以見道之
 大也
 審問之則
 足以見道之
 大也

